



萬宜灣沙咀兩村誌慶搬村50年

盼政府批建丁屋改善居住環境

「樓下門水喉」這句一甲子前的喊話早成絕響。船灣淡水湖及萬宜水庫兩個水塘蓄存東江水，香港食水已供應充足，其中多條村落因興建水塘被迫搬村，而萬宜灣及沙咀兩村村民便因建萬宜水庫，於七十年代全數遷走，至今已有半世紀，為誌慶搬村五十周年，早前一連五天公演粵劇慶祝。不少村民數十年間已繁衍三代，後人增多下現今居住環境變得擠迫，但申建丁屋無一獲批，所以極希望政府關注問題，令村民在未來五十年仍有安樂窩。

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

十多名政鄉人士齊到賀

萬宜灣、沙咀兩村慶祝搬村五十周年，禮聘錦昇輝劇團於5月31日至6月4日在西貢墟天后廟廣場公演九齣粵劇。這個慶祝活動別具歷史意義，因為在1975年6月曾在同地點演粵劇慶祝搬村入伙。現在五十周年的慶祝活動更豐富，多了誦經祈福(6月1日晚)、盆菜宴(6月2日中午)、歷史圖片展覽及出版紀念特刊。

6月2日下午2時，搬村五十周年慶典籌備委員會在戲棚舉行頒贈紀念品儀式，十多名政、鄉人士擔任主禮嘉賓，包括發展局局長甯漢豪、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榮強、西貢民政事務專員馬瓊芬、立法會議員李世榮、大會榮譽會長吳仕福等。甯漢豪在慶典開始前，先探訪當年受搬村影響的老村民，了解他們搬村後的生活，隨後到訪西貢萬宜灣村文娛康樂中心，參觀歷史圖片展覽，並與嘉賓及村民在中心享用盆菜。

政府感激居民為建水庫「搬村」

甯漢豪在慶典致辭時肯定居民作出的貢獻。她表示，當年政府為興建萬宜水庫，多條村落包括萬宜灣村及沙咀村的居民，需要配合這項歷史性的工程而「搬村」。萬宜水庫於1978年建成，村民搬村至今五十年，她十分感激各位村民，默默支持着香港穩定供水，讓社會得以發展、市民安居樂業。

大會執行主席、萬宜灣新村原居民代表李智威在致辭時指出，村民搬村五十年了，適應了市區的生活，人口繁衍也有三代，子孫增加令居住環境顯得擠迫狹窄，欲行使原居民權益，申建丁屋以改善居住環境，可惜五十年來村民的申請沒有一宗成功，他希望政府關注兩村的訴求。

資料顯示，萬宜灣原名爛泥灣，與沙咀當年合共有逾百戶近五百人受影響。政府在西貢墟對出海域填海，興建十座樓宇作安置補償，名為萬宜灣沙咀新村。而村民的原居所已全淹沒在三四十米的水塘下，陸上無痕迹可尋。



盆菜宴在戲棚周邊擺設，上方的銅鐘建在「風水線」上，這條風水線是指西貢天后廟坐向方範圍不准起樓，銅鐘共有五個。
記者 鄭玉君攝



錦昇輝劇團公演粵劇慶祝搬村五十周年。



出席頒贈紀念品儀式的主禮嘉賓、慶典籌委會成員、兩村戶籍代表及劇團成員大合照。

老村民冀批建丁屋望子女享安樂窩

目前搬村居民中，包括年屆84歲的鄭悅芳及99歲的陳木勝。

鄭悅芳在太太陪同下，與其他親友在萬宜遊樂場吃盆菜。他表示，兩歲失去父母，跟隨阿伯在爛泥灣村生活，到十二歲出笈箕灣做機器「打雜」，到十七歲往英國跟阿叔做餐館，後來也有回港，1969年再回來登記搬遷事宜，2004年他正式退休返港，所住樓房就是政府賠償的。他說，很喜歡鄉村生活，多地方走動，可以養豬養雞種菜，賣出後換油鹽等物，水退後又可捉魚來吃，錢用得很少，當年若果可以不搬，都不會走。他有七個兒女、十個孫兒，在英國或香港居住，但這些後生無屋住，因政府不批屋地起屋。

在炎熱天氣下，陳木勝吃盆菜一會兒便返家休息。思路清晰的他告訴記者，他在爛泥灣陳屋出世，三十歲前都在西貢墟打工，如做船員運物資到笈箕灣，1954年到英國做餐館，二十年後回港，之後做過酒樓老闆至八十年代退休。他說至今難捨鄉村生活，雖然住樓舒服方便，不用燒柴有冷氣涼，

但沒有收入，不可種植及飼養，走動地方少，只有四面牆。他有一子一女，當年搬村時還小，女兒福娣在發夢時仍夢到家中那幾條牛，兒子觀平則牢記晚上開氣燈撈魚捉青蟹情景。

至今仍惦念鄉村生活

西貢萬宜灣村文娛康樂中心主席李福康多年來關注兩村事務。他說搬村前，家人大多已搬往西貢墟經營生意，他亦在墟出世，但平日都有返村探望嫲嫲。有時會搭一日一班的街渡，亦會與同村幾個兄弟，經大網仔、北潭涌，翻過山頭到爛泥灣村的李屋，單程要兩小時。搬村時，嫲嫲大約七十歲，不易適應上樓生活，所以她住上村屋，並在地下闢小花園養雞，保留一點鄉村生活。而他搬村時約十四歲，或因年紀小未有什麼特別感覺，但隨着年紀漸大，懷念故鄉感情變得濃烈，自由自在的鄉村生活至今深印腦海。他指當年的補償不錯，連女兒也有半層樓，還按情況除住所外亦補償舖位，若這些能保持下去，如出租舖位，現在生活環境應該不錯。他說目前十座大廈有近三千名居民，兩村村民約佔一成多。



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參觀歷史圖片，大會執行主席李國華一旁解說。



李福康右邊的黑白圖片就是爛泥灣(萬宜灣)李屋，他小時常到此地探訪嫲嫲。



年近百歲的陳木勝精神不錯，已移居新加坡的兒子觀平(右)近年退休後常返港陪伴。



鄭悅芳(前坐者)與妻子(右一)及親友參與慶祝搬村五十周年吃盆菜活動。

新·專欄

鄉俗紀聞



醮會第四晚「大幽」期間，突然停電，幸師傅熟練，可利用微弱的手機燈光繼續法會。
甄鳳瑤攝

雨打又停電 大廟年度打醮履險完成

香港人賀神誕，除了到廟宇上香祈福，有更大陣仗的，還會做醮。很多人知道長洲一年一醮(按：長洲打醮非因賀誕)，誤以為只此一家，殊不知香港天后第一廟的佛堂門大廟也是年年建醮，只是鮮有外人注意，變成滄海遺珠。

筆者用「滄海遺珠」四字來形容，可不是誇大，因這個醮已約有百年歷史，據醮會值理憶述，該醮是由布袋澳和笈箕灣的漁民發起，只是因無做神功戲，加上醮場又地懸海角，昔日只能憑海路到達(現今的公路是八十年代後才出現的)，而醮期則定在正誕前的農曆三月十九至廿二舉行，是以正日來賀誕的信眾多不知其事。

佛堂門大廟打醮已有百年歷史

醮會採用的是廣府太平清醮模式，醮場設於

偏殿(門外有「佛堂」二字)，而大士王及一眾紙紮就安置在正殿外的左右簷底。由於漁民向有傳統，每年聘請哪一位師傅打醮，都要問杯作準，是以過去二十多年，筆者所見的師傅亦轉了三四批，當中除了有喃嘸先生，還有全真派的宮觀道士，而今年2024甲辰年禮聘的是頭圍喃嘸——陳鈞師傅，原來他也是首次到大廟打醮。

因為本地漁業不振，過去十多年來，醮會的經費和人手都顯得緊張，埋下不少隱憂，許多年前，筆者便親歷一次險遭腰斬停辦的不快事。

事緣大廟在1938年交由華廟管理後，廟祝一職便以投標方式定期更替，但由於布袋澳漁民佔有地利之便，大廟廟祝一向都由他們投得，從沒有外人會去打主意的，但也是他們掉以輕心，那年卻突然有市區來的人以高價奪過，如此就出事了！因醮會有靈符讓善信隨緣樂助請回，而人們又可以臨場簽香油打醮，昔日的廟祝由於都是當地人，知道習俗如此，自然不加理會，但那位新廟祝上場

後，認為醮會攤薄了他的神誕收入，更佔用了他高價投得經營的地方，有違合約，便不理是否百年傳統，逕向有司投訴，甚至一度拒絕讓布袋澳漁民抬洪聖爺行身走進大廟內接受香火(三月十九早上接神，以配合打醮)。

曾因外人投得廟祝惹紛爭

由於形勢比人強，漁民自有理說不清，那兩年的醮會(近代華廟的廟祝都是兩年一届)便只得移到大化寶爐旁的一小塊空地做，如此四天的日曬雨淋，再加上寶爐邊的酷熱，處處飛灰煙塵，筆者見到一眾漁民身水汗身灰的情況，也實在難過得可以。

但也是慶幸新廟祝失了預算，由於平日大廟的人流實在少，其收入不似預期，既然無利可圖，他做了一屆便打退堂鼓，轉到別家去，而布袋澳漁民吃過這次虧後，也學乖了，每次都做足準備派村民競投廟祝，以免大廟再為不明地方傳統的外人管理，無端起禍。

筆者重提舊事，是眼見今年大廟的醮會，因得到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及華廟、義工的協助，漸有一種復興的態勢，起碼連日來筆者見到一眾值理的眉目，已不如往昔的長期繃緊，心下欣然，才憶起過往！篇末不得不提，今年三月廿二晚是黃色暴雨，喃嘸先生於戶外幽棚誦經，其間卻遇狂風暴雨，他們在停電和通背濕透的情況下仍能完成法會，這種功力定力，叫人佩服！
周樹佳



醮會第三日下午在附近海灘做的「小幽」儀式，背景為大廟。
周樹佳提供圖片



佛堂門天后古廟太平清醮首日的開壇儀式。

作者介紹
周樹佳，曾當編劇記者，如今是香港史地掌故研究者、民俗文化課程導師。著有《香港名穴掌故鉤沉》、《李我講古》系列、《香港民間風土記憶》系列、《香港諸神》、《鬼月·鉤沉》等二十餘書。